北夢瑣言/卷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十九

下一卷▶

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，薨於天成中，文學德行，風神秀異，號曰「玉界尺」。揚歷臺省，入翰林禦史中丞，梁時同平章事。時以兩登廊廟，四退丘園，百行五常，不欺暗室，縉紳仰之。

周玄豹，燕人，少為僧，其師有知人之鑒，從遊十年，不憚辛苦，遂傳其秘，還鄉歸俗。盧澄為道士，與同誌三人謁之，玄豹退謂人曰：「適二君子，明年花發俱為故人，唯彼道士它年甚貴。」來歲二人果睹零落，盧果登庸。後歸晉陽，張承業猶重之，言事多中。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，以它人請之，曰：「此非也。」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：「骨法非常，此為內衙太保乎」或問前程，唯雲「末後為鎮帥」。明宗夏皇後方事巾櫛，有時忤旨，大犯楚。玄豹曰：「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，當生貴子。」其言果驗。凡言吉兇，莫不神中，事多不載。明宗自鎮帥入纂，謂侍臣曰：「周玄豹昔曾言朕事，頗有征，可詔北京津置赴闕。」趙鳳曰：「袁許之事，玄豹所長。若詔至輦下，即爭問吉兇，恐近於妖惑。」乃令就賜金帛，官至光祿卿，年八十而終。

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，求進不休，囊橐之資素有貯積，性好幹人，喜得小惠。左降之後，二子爭財，甘旨醫藥鹹不供侍。書責其子曰：「生有明君真宰，死有天曹地府。無為老朽，豈放爾邪。」為縉紳之笑端。

道士解元龜，本西蜀節將下軍校。明宗入纂，言自西來，對於便殿，進詩歌聖德，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，要修西京宮闕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此老耄自遠來朝，所期別有異見，乃為身名甚切，堪笑也！」時號「知白先生」，賜紫，斯乃狂妄人也。

天成中，有僧於西國取經回，得一佛牙舍利十粒，行以呈上。進其牙，大如拳，褐潰皴裂。趙鳳言於執政曰：「曾聞佛牙錘鍛不壞，請試之。」隨斧而碎，時宮中已施數千，聞毀碎，方遂擯棄之雲雲。此僧號智明，幽州人，仆嘗識之。

明宗問宰相馮道：「盧質近日吃酒否」對曰：「質曾到臣居，亦飲數爵。臣勸不令過度，事亦如酒，過即患生。」崔協強言於坐曰：「臣聞食醫心鏡，酒極好，不假藥餌，足以安心神。」左右見其膚淺，不覺哂之。

五臺山僧誠慧，其徒號為降龍大師。鎮州大水，壞其南城，誠慧曰：「彼無信心，吾使一小龍警之。」自言能役使毒龍故也。同光初到闕，權貴皆拜之，唯郭崇韜知其為人，終不設拜。京師旱，迎至洛下祈雨，數旬無征應。或以焚燎為聞，懼而潛去。至寺慚恚而終，建塔號法雨大師，何其謬也！

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，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，自雲身出舍利。曾至太原，豪民迎請，婦人羅拜。洪密既辭，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，皆枯魚之目也。將辭，雲山中要千數番粗氈，半日獲五百番。其惑人如此。

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，璋將書頻誘，洪以大義拒之。城陷被擒，璋責之，洪大罵璋曰：「老賊孤恩背主，吾於爾何恩而雲相負爾為李七郎奴，掃馬糞得一臠殘炙，感恩無盡。今天子付以茅土，結黨反噬，爾本奴才，即無恥。吾忠義之士，不忍為也。」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，然鑊於前，自取啖食。洪至死大罵不已。明宗聞之泣下，置洪二子於近衛，給賜頗優。於時夏魯奇守遂州，城破自刎而死，並為忠烈也。

封舜卿梁時知貢舉，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。致雍有俊才，舜卿才思拙澀。及試五題，不勝困弊，因托致雍秉筆。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。同光初致仕。

蕭希甫進士及第，有文才口辯，多機數。梁時不得意，棄母妻渡河，易姓名為皇甫教書。

莊宗即位於魏州，征希甫知制誥。莊宗平汴洛，希甫奉詔宣慰青齊，方知其母死妻嫁，乃持服於魏州。時議者戲引李陵書雲：「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室。」後為諫議大夫，性褊忿，躁於進取，疏宰相豆盧革、韋說至於貶死，又以毀訾宰臣，責授嵐州司馬。

明宗謂侍臣曰：「馮道純儉，頃在德勝寨，所居一茅庵，與從人同器而食。臥則芻槁一束，其心晏如。及以父憂退歸鄉裏，自耕耘樵采，與農夫雜處，不以素貴介懷，真士大夫也！」

明宗戒秦王從榮曰：「吾少鐘喪亂，馬上取功名，不暇留心經籍。在藩邸時，見判官論說經義，雖不深達其旨，大約令人開悟。今朝廷有正人端士，可親附之，庶幾有益。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，將家子文非素習，未能盡妙，諷於人口，恐被諸儒竊笑。吾老矣，不能勉強於此，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。」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為事，上道此言規諷之。或一日，秦王進詩，上說於俳優敬新磨，敬新磨贊美而曰：「勿訝秦王詩好，他阿爺平生愛作詩。」上大笑。

宰相馮道形神庸陋，一旦為丞相，士人多竊笑之。劉嶽與任贊偶語，見道行而復顧，贊曰：「新相回顧，何也」嶽曰：「定是忘持《兔園冊》來。」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，告道。道因授嶽秘書監、任贊授散騎常侍。北中村墅鄉以《兔園冊》教童蒙，以是譏之。然《兔園冊》乃徐庾文體，非鄙樸之談，但家藏一本，人多賤之也。

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，所在掊斂。非時進馬，上問其為治如何，莫專以進馬為事。雖黽勉受之，聖旨不懌。張虔釗多貪，鎮滄州日，因亢旱民饑，發廩賑之。方上聞，帝甚嘉獎。它日秋成，倍門征斂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，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朝論鄙之。虔釗好與禪毳謎語，自雲知道，心與口背，唯利是求，只以飯僧，更希福利。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，愚之甚也。後叛入蜀，取人產業，黷貨無厭，蜀民怨之。或說在蜀問一禪僧雲：「如何是舍利」對曰：「垂置傢居即得舍利。」清河慚笑而已。

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，其要雲：「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，深可畏者六。」敕旨褒稱之。議者曰：「雖孫伏伽、岑文本章疏，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。」

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，上曰：「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」樞密使範延光奏對，上曰：「鵠實幹事人，以此至方鎮，爭不勉旃」上心知其由徑忝冒，故以此諷也。

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，人多擁護。監倉犯贓，合處極法，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。上曰：「食我厚祿，偷我倉儲，期於決死。蘇秦說吾不得，非但卿言。」竟處死。